

杨 刚 著



桃战

杨 刚 著

陈冠商译 卢豫冬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挑 战

Tiao Zh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98,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3\frac{8}{8}$ 插 页 4

198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8,960

ISBN 7-02-000471-7/I·472 定 价 3.45 元



作 者 像



学生时代的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开始热闹起来了.....	1
第二章	挑战.....	71
第三章	进与退	124
第四章	豪门望族	174
第五章	时代在前进	237
第六章	潮流转向	279
第七章	一个论点	318
第八章	破晓.....	391
校译后记 (卢豫冬)		417

第一章

生活开始热闹起来了



这天早上，设在堂屋里的家塾，气氛很不寻常。朱漆方桌旁的塾师椅子空着；四个孩子没有按常规温习功课，却爬到塾师的书桌上大喊大闹，玩弄刚摆上去的香炉，争着把积满香灰的大锡香炉里的檀香木片，一片片取出来，又按原样插回去。香炉前面的桌子上，摆着锡制的祭具：中间一只小香炉，两边一对烛台，桌子前沿两角放一对锡花瓶，插着花。灶台上插着长长的红蜡烛。小香炉里插着三炷香。书桌前边围着一面金银丝绣的红缎台围。地上铺着一个蒲团。书桌后边的墙壁上竖立着一个又大又长的神主牌位，上面用大红纸写着五个楷书大字：

天地君亲师

这一切迹象预示着一种庆祝活动即将开始。

孩子们大概是把香炉玩腻了，忽然直起身来，仿佛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彼此惊愕地问：

“她怎么还没来？”

接着，那个大孩子似乎发觉他们吵得太响了，捂住鼻子“嘘”了一声，向其余的孩子摇摇手，同时踮起脚尖，轻轻地朝天井走

去。其余三个孩子悄悄地跟着，走向书房隔壁塾师的房间。塾师房门挂着一一条棉门帘。那个大孩子从门帘缝里探望了一下，随即转过身来，合着双手，搁在耳旁，闭着眼睛，暗示老师还在睡觉。为什么他今天那么贪睡呢？他们不知道。其实，曾老师象平常一样，早就起了床，吃过早饭。他向佣人问起过六小姐，知道她正在天井右边的正屋里向双亲和长辈辞别，因为她即将上洋学堂去，等会儿还要到家塾向老师和兄弟姐妹辞行。曾老师知道六小姐要走了，不再是他的学生了，他倒满不在乎，似乎同他没有多大关系。但当佣人们开始打扫屋子，安排辞行仪式的时候，他捻了捻胡子，背着双手，走到天井中，木然地凝视着那棵大枫树。那时，阳光正照在树梢上。接着，他又回到房间，一直在那里躺着。孩子们了解他的脾气，知道他很不高兴。

“但是，为什么六小姐还没有走呢？”其中一个孩子忘了老师的事，又问起来。

“我们去问问佣人。”大孩子说。

他向天井左边的下屋跑去，一看，里面没有人；他又通过月牙门跑到花园里去，也没有人。

“都走了。”他边说边向书房走去，其余的孩子在后面跟着。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那个小的孩子问道：“是不是进城买东西去了？”

“当然是去送六姊上洋学堂喽。”大孩子不耐烦地回答，仿佛在责备他们连这样明显的事都不懂。“我们的哥哥都上新学堂，而六姊是第一个上新学堂的姑娘，是破天荒的第一个……”

“别的女孩都不去吗？”一个女孩问道，天真而且认真地望着哥哥，盼他解答。

“不去。”大孩子权威似地回答。“女孩子从来不上学堂，只

有我们男孩子去。”他扬起下巴得意地说。

“但是六姊又怎么能去呢？”那女孩子执拗地望着其余两个孩子，指望他们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在新学堂上学的哥哥们跟我说过，他们学堂里是有女学生的。”

“但这是一所洋学堂。”大孩子顿时感到自己似乎被击败了。“你知道什么？这是所洋学堂。你一进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洋人把你从家中夺走。他们使你不听父母的话，他们不要中国书，一切都是外国的。洋人要灭亡中国。”其实，他对自己的论点也有点怀疑，所以突然放低声音说道：“别人都这么说的。”

那个小的孩子对这个自尊自大的哥哥很不以为然，他向天井奔去，一路叫道：“我不信你的话。我听见你告诉爸爸，你也要上洋学堂去。你还说过你要到外国去哩。”

大孩子光火了。他追上去。但立刻站住了，因为他听见老师的咳嗽声。可是当他看见那个小弟弟双手叉着腰，挑战似地在通向正屋的月洞门边站着的时候，他忍不住了，跨前一步，一拳打过去。接着，摆着兄长的架子叫道：“你什么也不懂，你这笨猪。我是个男孩子，去了能抵制这些外国人。但六姊是个女孩，女孩没有用……”

他的话被另一个男孩打断。那男孩从月洞门望着正屋，突然拍手喊道：“她来了！她来了！”

一群男女佣人从月洞门涌出来。带头的是个尖下巴、高鼻子的老汉，因为上了年纪和嗜酒而稍微驼背。这老佣人姓朱。他不但在所有佣人中有权威，而且对孩子们也象长辈似的。他揽着一卷鲜红的毯子，在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前面庄重地靠边走着。这女孩敷着脂粉的脸犹如满月一般，弯弯的柳眼柔和地含着笑意；但掩藏不住激动的心情，怀着在这大家庭里第一个进新

学堂的女孩那种优越感，而对未来的生活却又感到不安。她的脸上和所有举止都显示出，她在极力克制由于背弃旧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而开始新的生活所惹起的极大的惶惑。她几乎没有留神孩子们冲过来向她致意。

这时，老朱拍着孩子的背，同他们一样激动地说：

“是啊，是啊，六姊要上洋学堂做时髦女学生去了，你们应用功读书，学她的样子。”

孩子们不理睬他，冲到这女孩——他们六姊身旁才站住。他们都想摸摸她那新的粉红丝上衣和黑缎裙子，觉得她的手和光亮的长辫子，以及那漂亮的额前刘海，似乎都变得很新奇。

“六姊，”一个女孩抚摩着她的黑缎裙子问道：“你为什么不穿你那条粉红色的裙子？”

六小姐再也不能克制她的优越感了。她不禁笑道：“傻妹，新学堂里的女生是不穿粉红裙子的！不象在我们家里，她们都穿黑裙子。”

当中的大孩子做了个怪相。他雀跃地转个圈，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嫌恶地说：“哎哟，时髦的女学生，我晓得，我晓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爸爸说过，我明年也要进学堂。”

别的女孩子们都用嘘声来嘲笑他，但是也并没有反驳。一个女孩拉开书桌的抽屉玩起洋娃娃来。六小姐独自在休息，佣人们则在安排仪式。

六小姐坐在光亮的朱漆书桌旁边。抽屉空着，她的书、笔墨、砚台、茶杯等都已拿走，让给别的孩子使用了。书桌上空荡荡的，使她感到莫名其妙的空虚，仿佛是物品舍弃了她而不是她丢开了它们。她两肘支在桌上，手指托着柔软的下颚，呆望着垂下来的黄绿的枫树嫩枝。柔和的朝晖在树缝里闪映着，好像是

金色的花朵。

由于这场辞行仪式而频繁地紧张活动之后，她要抓住这个小小的空隙来独自沉思，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想起。本来，要父亲让她外出升学就不容易，想不到竟然让她上洋学堂。事情起因于六年前，当她还不到九岁的时候，那时她同母亲一直住在他们的老家——湖北省松门县；她父亲则在江西做官，身边只带了一个妾侍和她所生的子女。有一次父亲回到松门县老家，说服她母亲同意把她带在他身边，以便在他管教之下，在那边的家塾里更好地读书。六小姐记得很清楚，他之所以送她上新学堂，是由于她比别的孩子聪明。她对于进学堂这件事当然非常高兴。她又想起父亲的话：“让她去吧！我要她读书。这样，她将能独立谋生。我把她许配给一个纨绔子弟是个大错误。将来结婚之后，他肯定养不了她。我又不能失信于朋友，要那男孩子的父亲解除婚约。我丢不了我的面子！”

于是她离开了母亲，同父亲、庶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妹们住在一起。她父亲多次迁调，步步高升，她一直跟随着他，到过江西省的几个城市。但她依旧只是在家塾里读书。她一直抱怨父亲不守信用，因为他曾答应送她上新学堂。父亲非常爱她，耐心地反复地解释，说她应该等到学潮退后才去。他不让子女参加学生运动，不让他们受学生运动那种反抗意识的影响。他几乎懊悔把自己的几个儿子送进了新学堂。他深怕他们参加学生运动，有坐牢的危险。由于担心他们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安全，他简直急得发疯。但是他这些话并没有使六小姐安静下来。后来，她母亲死了，她由于母亲临终时她不在身旁而过度悲伤。又由于远离家乡未及奔丧而埋怨父亲，怪他借口疼她、送她上学堂而致令母女分离。她常常跟父亲闹脾气，要寻死，除非能满足她上

新学堂的愿望。一直到半年之前，这位老人家终于明确地答应她进一所洋学堂。在那里，没有学生运动和反抗思想来影响她。而且，离家很近，她可以经常回家，家里也便于照顾她。

回忆一幕幕地在她心头闪过。她对于自己在这个愿望实现之前曾当面或暗地里埋怨父亲，感到内疚。现在他的诺言兑现了，说明他是很爱她、很关心她的，而且很有耐心，尽管他的脾气很暴躁，也是应当加以宽容和体谅的；倒是自己过去对他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她现在却反而希望能同父亲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而不必上学堂去。学堂生活，对她说来毕竟是完全新的、陌生的。

父亲这天起床特别早，亲自给她送行，仔细叮嘱她，说新学堂有许多不良习气，她独自个儿到那背离儒家精神的陌生的洋学堂去，必须洁身自好。父亲的殷切爱护使她更加感动。

“啊，亲爱的，亲爱的爸爸，”六小姐心里酸痛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您，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对于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的新地方，她心里变得顾虑重重，原来作为一个新学堂的女学生的令人兴奋的自豪感，顿时消失了。她开始对即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学堂反觉疑虑起来。她摸摸自己的头发，它象缎子似的光滑。她的黑裙很好，顶合适，因为她在北京大学里的哥哥说过，所有新学堂的女学生都是穿黑裙的。她的鞋子，不错，这是她刚买的一双新皮鞋，相当硬。她不自觉地扭了扭自己的脚。她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洋学堂里所上的课程。在家塾里，她读书总是考第一名，这正是她父亲和老师喜欢她的缘故。她对所读过的四书五经，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她读完了全部二十四史。父亲得意地把她用文言写的文章给他的文人朋友看。可是，在洋学堂里，没有这种课程了。在那里，要读英文和别的许多课程。她能对付得了这些新课程吗？会不会因

跟不上而丢脸呢？她一想到外国籍老师也会象塾师那样因功课不及格而打她，全身就不禁颤栗起来。被陌生的外国人鞭挞处罚，将是最难堪的耻辱。这不但丢了父亲的脸，也丢中国人的脸——父亲刚提醒她别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他告诉她要记住孔夫子的话，而不要听信外国人的话。可是，如果她不听信外国人的话，他们会对她怎样呢？

孩子们突然在一张书桌旁吵了起来，显然是为了争夺洋娃娃玩。她瞪了他们一眼。顿时惊觉自己为什么还在等着。佣人已经把孩子们刚才玩檀香木片时撒出来的香炉灰从方桌上抹干净。老佣人老朱发现家塾里还没有备好爆竹，就打发一个佣人到正屋里去拿来。一会儿红红绿绿的爆竹已缚好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随时都可以燃放了。一块红地毯铺在厚厚的圆蒲团上，准备让她去跪拜。

六小姐注视着这场仪式的整个场面。虽然在家塾里，这并不是第一次。象这样的仪式，每年在学期开学时都得举行，她的兄长们上新学堂去时也要举行。但这次却格外打动她，因为是专为她举行的。

红烛燃起来了，金色的火焰笔直地放射光芒。香烟缭绕，缕缕青烟在盘旋着。大香炉里的檀香片也升起一团团烟雾。她那种激动的情绪不觉又转回来了。馥郁芬芳的香气，真使人陶醉而又兴奋。孩子们围在方桌周围。佣人们忙乱着。六小姐无意中看到墙上长长的神位正中的“君”字，好象第一次发现似的，她不禁暗暗发笑，心想，民国已经十二年了，可是她竟然还在莫名其妙地跪拜君王呢！新学堂里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大家别动。”老朱象往常一样向佣人们发出权威性的指示。“少爷小姐们要安静下来。现在我去请曾先生。”他对孩子们笑

笑，走出这房间。

过了一会，他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位中等身材的人。曾荣兴先生还不老，大约五十岁，但头发已灰白了，这使他白皙的长方型的脸看上去更为和善，两道粗短的浓眉又使他脸上有点严峻，然而也同他那两片敏感的薄唇相映衬而显得协调。为了适应这个不寻常的喜庆，他在深褐色的羊皮袍上又穿上一件通常作为礼服用的黑马褂。他踏着方步，走进书房，站在门旁，一手抚摩着浓密的胡子，一面朝着六小姐望去。六小姐和其他几个孩子都站起来迎接。他带着忧郁的笑容似乎在说：“哦，孩子，离开我们，你将会感到悲伤的。而你将来又会变得怎样呢？”

仆人们已把一切安排好，仪式便宣告开始了。曾先生被请到方桌旁就位。但他只跨上了几步，站在红地毯旁边。六小姐在红地毯上跪下来，向孔夫子行告别礼。木神位上的“师”字，就代表孔夫子。爆竹在天井燃放起来。孩子们天真的脸上现出庄重的表情。他们注视着姊姊跪拜了三次，每次都叩了三个头。

她站起来，面对着老师，并向老朱膘了一眼。老朱机警地走过去，笑眯眯地请曾先生坐到书桌旁，让六小姐向他行告别礼。

“喂，喂，就在这里好了。”曾先生用响亮的平静的声调说。他稍微欠身但却不肯走过来。这个姑娘向他辞别，就要起程了。他在这里教塾十年，当了她的老师，一向很喜欢她，感触很深。现在她要去上时髦的新学堂了，那是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不同的世界，那里有新的制度、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对于那个新的世界应当如何看待，他不知道。因为他以前的学生有各自不同的体验。但有一点他是懂得的：对于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姑娘的性格，他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对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了。他一向认为，这个姑娘既聪慧而又善体人意。他虽感到别离的悲哀，但决不是

对她失望。他总觉得过去灌输给她的知识太少了，但愿再有个机会或者更多的时间来补偿这不足。

正当曾先生思潮汹涌的时候，老朱极力敦促他坐下来接受辞别礼。

“曾先生，您一定得坐下。”他笑着，牙齿稍露在嘴巴外面。“六小姐始终是您的学生，您把她教得这样聪明伶俐，使她能上新学堂去。她将来要做大事，有富裕的收入，将来不是您的学生了，……哦，老糊涂了，我是说，您瞧，……六小姐，六小姐……”他指着她，吞下了含糊的喉音。孩子们不禁笑起来。六小姐也为老朱的唠叨而感到困恼。

曾先生拍拍老朱的背，同情地点点头。在胸前拱着双手，对站在红地毯上的姑娘说：

“恭喜你，品生！我很高兴。”

品生跪了下去，听到老师真诚的心声，深感过去对老师太顽皮而内疚。

尽管此去上学的那个洋学堂，从家里坐轿子去只有半小时光景，可是她知道下次再遇到曾先生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同她做学生时不一样了。这位从小就年复一年地教她读书的塾师，大概会变成一般客人了。这个联想使她感到不愉快。她真的有点惊异，既然家里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而又慈祥的塾师，为什么一定要到新学堂去呢？新学堂里究竟有些什么新鲜事物值得她舍弃家里所有的一切呢？她内疚地跪在红毡铺着的蒲团上，向老师恭敬地叩了三个头。当她站起来看到老师依然在胸前拱着手的时候，她从他凝视着她的目光中，看得出老师也同样地存在着这个疑问。

品生垂下眼来，几乎听不出地轻声说道：

“老师，我就要离开了，我希望能听到你的一些教言。”

“我想同你散散步。”曾先生慢慢地说，一面回过身来。

枝叶繁茂的大枫树，遮盖着堂屋和天井，在朝阳的照射下，金光闪映，象一树碎金。透过叶缝，可以看到明亮的蓝天。举目远眺，好似突然发现闪烁的繁星就在你的眼前。这是个晴朗的日子，给人以春天到来的宁静的感觉。

曾先生同品生边走边谈：

“现在大家能够上新学堂是好的。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男孩子总是离开塾师去应科举考试，然后做官。他们幸运地建功立业，或者如老朱所讲的那样，‘发大财’。”曾先生略为抬起头，指向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慢慢走着的老朱。

“但是，”品生仰视着他，恳切地回答说：“您告诉过我，钱赚得太多，贪得无厌是不好的。”

“你还记得这些话？”曾先生瞥了她一眼，摸摸胡子，感到非常满意，然后向前看，继续说：“如今，男孩子和女孩子都离开他们的塾师，去上新学堂，还要到外国留学，……你喜欢那样么？”

品生觉得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她那白皙的圆脸顿时红了起来。她怯生生地问：“这不好么，老师？”

“不，这得看情况。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闹学潮，象你那位在北京大学的三哥，你父亲为他担心得要死。”他停了一会，望着品生。

她听到老师提起学生运动，不禁也蹙起了眉头。

“我知道你也担心。”老师继续说：“你三哥德生，也是我最好的一个学生。”他没有提到他自己对德生的担心，却转而谈到他的另一个学生：“你知道你在上海那位五哥的那个大学叫什么大学？”

“复旦。”

“对，对，复旦大学。他离开了我到那里去是为了寻求新知识。可是他却在那里学会了挥霍金钱。你父亲也为他担心。现在，你进了新学堂会怎么样呢？”老师在长期教学中养成了一种爱提出反问的习惯。

姑娘转过天真的脸来望着老师。她觉得用“去学习”这样的回答是难以令他满意的，因为太空洞了。用另一种回答，象“为了使我父亲高兴”或者“使我老师高兴”，显然也不对。她想要说出她渴望了解新事物和新世界，可是她却又不了解新事物和新世界是什么。于是她把视线转向一旁，回答说：“我不知道。”

“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你将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您是说，不象我的那些哥哥那样？”品生盼望老师说得更确切些。

“他们当中的哪一个？”

“您刚才提到我的三哥和五哥。我想您是不赞成他们的。”

老人思考着回答：“你五哥伟生从来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现在习染了大城市里的种种恶习。我对他不抱多大希望。但是是你三哥德生向来是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他有很多理想。我不能同意他参加学生运动。然而，我和他的时代不同了，世界在变化，你们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得学习以适应这种变化。有朝一日，我也许要成为你们的学生。”

他们俩彼此都笑了。

“世界在怎样变化，老师？”品生略为沉思，问道。

“唔，”老师一手按在枫树上，站在那里说：“我刚年轻时，人们都去应科举考试。现在呢，科举废除了，~~学生们都得~~上新学堂去求知识。我年轻时，没有学生运动这回事，人们也从